



曹州寻梅

□庄友燕

冬意渐尽,时节将尽未歇,如今已然立春。天地蓄着将吐未吐的暖意,风柔和如大地沉睡后的吐纳。腊月那场雪,已成窗前旧事。成武作家协会的几位文友,应我之约聚于曹州,寻梅之念,便如迟到的梅瓣,在此刻落定。

梅约初履

脚步比赴约的心更急切,穿过市声与尘光,我便落进了人民广场这片梅香环绕的澄明里。腊梅开得正酣,有的已将心事全然坦露,呈着蜜蜡般的明黄;有的却还矜持,青褐的苞衣裹着,只在缝隙处透出一点欲说还休的鹅黄。梅姿各异,皆在寂静中持守一份自足。其香清冽,似有骨力,不借东风,独醒寒冬——这便是梅的本性:不趋暖、不媚时,自有孤贞。

这清寂的相守,直到友人的身影渐次浮现,才融入了笑语。我们像是去探访一位隐居的老友,知晓它必在萧索处,赠以最早的芬芳,便一同向那片无雪、却蕴含深意的清幽处寻去了。

文人爱梅,许是骨子里的亲近。爱它疏影横斜的姿态,更爱它冬日将尽时,捧着满树微光,最先与春意凝眸的勇气。尤其是那穿越了无数笔墨,在泛黄纸页上始终清癯又温润的风骨。那是一种孤清里的热闹,寂静中的宣言。此番寻梅,亦如叩问一种气节——寒梅不争春,却总在岁寒最彻时,将清香付与人间。

庭暖梅馨

循着萦怀的香气与曲曲折折的小径,我们从广场的梅影里抽身,几步便入了曹州梅园的幽静。这园子的来历,本身就如一株异梅,是从寻常生活的缝隙里,顽强生

长出的绿意。园主生于河南鄆陵“花县”,爱花的基因仿佛长在血脉里。那年秋日,他在李集地头一眼认出一株秀丽的绿梅幼苗,如识遗落民间的碧玉。几番周折,终于移植到自家小院。如今,这绿梅成了园子最清绝的精魄。

不足一亩的天地,腊梅、牡丹、银杏、海棠等四十多种花木依时令登场,让这小院四季流芳,成了洙水河畔一个生机勃勃的“意外”。

置身园中,梅香拂面,融融地浸在暖空气里。目光稍移,便落在那株绿梅上——青碧的花苞已缀满疏枝,宛如未经雕琢的翡翠。不远处,一株红梅静立,枝头花苞是介于胭脂与朱砂之间的红,似被薄醉染透,饱满得仿佛下一刻就要绽开,却又被暖意挽留,显出几分丰腴的矜持。

在这片暖意里,绿梅的矜持、红梅的蓄势待发,似乎都少了些风刀霜剑磨出的筋骨。唯那株百年腊梅,虬枝盘曲,枝干如铁,静立着,像阅尽世态的长者,对身旁喧哗的萌动不惊不喜,只守着自身的生命节律。

水湄萍赠

听闻点将公园的梅花正当时,我们便驱车前往。这寻梅的兴致,从私家庭院蔓延到了开放的市井河畔。

这里是旧时演武点兵之处,内有名人纪念园。园内路径曲折,经人指点,我们才在河堤一处斜坡旁,觅得了几株临水的梅。花事正浓,清冽香气隔空扑面。坡陡土滑,难以近观。正踌躇间,忽

见坡上坐着一对母女,那约莫十二三岁的女儿,竟灵巧地滑下陡坡,探身折下两枝梅。见状,我也借友人的登山杖,小心翼翼地滑到临水的梅树下。那是一种与园中迥异的风致:花色浅淡近乎月白,细看花瓣边缘透着一抹极淡的、水涸般的桃色,花蕊却是明净鹅黄,香气凝在蕊心,格外清幽。

静赏间,耳畔传来清亮的童声:“给你”是那女孩,不知何时滑到我身边,递来一枝梅,还眨了眨眼,像是看透了我爱梅而不忍攀折的怜惜和踌躇。我愕然,心头一暖。人与花的缘分,竟以如此天真慷慨的方式,完成了传递。

堤上游人渐多,或散步说笑,或临河垂钓。忽有一友掷石打水漂,不慎将腕上檀木手串一并甩出,惊呼声中,幸得钓者相助,用鱼竿徐徐捞起。水珠淋漓间众人皆笑,梅花的清冷,仿佛也被这生动的人间烟火烘暖了几分。

园古香凝

带着一身市井暖香,我们转向位于城东的凝香园。踏入那扇门,空气仿佛蓦地沉静下来,连风也变得凝滞。这里,是另一个时空。

如果说曹州梅园的生机是蔓延的、可触的温热,那么

凝香园的呼吸则是向下扎根的、沉静的。它是何鲁丽女士的故居,旧称“何家花园”,其历史却远比一个姓氏更重。园脉可溯至宋元,明万历年间,“铁面御史”何尔健购得此园,定名“凝香”;其子何应瑞官至尚书,在此广植牡丹,成就“北方八大名园”之盛名。然而,历史并非只有芬芳。朝代鼎革之际,何应瑞竟在此绝食七日,以身殉明。一段花木清华的园林史,于此浸入了孤臣血性。

此后岁月烽火,园地由二百余亩萎缩至四十亩,昔日名动京华的牡丹名品“何园红”“何园白”,也大多散佚于尘埃了。但仍有千年翠兰松、数百年桧柏、四百多年的凌霄,和我们专程来寻的百年腊梅,一同静立。它们沉默地站在那里,便是活的史书。

花农李丰坤引我们探访园中两株梅树。终是来迟了!它们静处一隅,花期已过,只余零星残蕊,倔强地缀在苍黑如铁的枝头,那缕清冽的暗香依然隐约可辨,仿佛历史的呼吸,从未断绝。他指着树根处盘突如怪石的树瘤,说:“看这‘老疙瘩’,就是时间的印记。”我们仰头望着,那沉默的枝干分明是时间本身凝固成的姿态,它并非仅仅笑对自然的风雪,更在咀嚼人世的沧桑。静立中,除了那缕梅香,在鼻翼中缱绻的,还有泥土、残雪、旧梦与风骨,在岁月深处悄然融就的一味幽醇。

暗香盈袖

离去时,暮色已沉,为古园覆上苍茫。归途悄然,掌心那枝梅,也静静蛰着这一日的温度与深寒——一端是曹州梅园泥土里漫出的、蓬勃的生机;另一端,是凝香园岁月深处凝定的清冽。衣襟间仿佛收尽了暮色:一半是尘世炊烟,暖意可触;一半是历史清辉,寒意入骨。

这暖冬里的寻访,让我们同时触到了生命绽放的温热、岁月沉淀的寒香,与人性深处不假思索的暖意。梅最令人低回处,是它代表一种时间的耐性:在严寒中积蓄,于静默中清醒,不为早荣,不惧迟暮,只守其真。国色牡丹或领春芳,而寒梅之气节,却如文化深处的静默根基——不争冠冕,却始终站在岁寒的高处,提醒着何谓清醒与坚守。

这或许便是寻梅的真意:它不担保一段确凿的传奇,却赠与一个独属于自己的、缺憾中含着圆满的春天。

雪花落在我头上

□李志联

雪花落在我头上
 一片,两片,落在鬓角
 晶莹成时光的轻霜
 那些没说出的愿望
 析出盐,照亮空旷
 雪花落在我头上
 把青涩和生冷
 酿成从容的光芒
 我曾在雨中奔跑
 脚印踩进泥土的芬芳
 金黄的落叶
 飘零成大地诗行
 雪花落在我头上
 不慌,不忙
 一片片,都是过往的勋章
 所有的思绪
 都在洁白里
 轻轻安放
 雪花落在我头上
 也落在,远方
 心,依然滚烫
 春花,已悄然绽放

梅花三题

□袁剑

红梅
 把冬日的寒
 燃成一簇簇火焰
 风越烈,越烧得鲜艳
 白梅
 雪落枝头时
 便分不清谁是雪
 谁是洁白的月色
 黄梅
 一庭暖意
 轻绽在寒枝间
 一缕香,温柔了流年

立春帖

□殷修亮

风,轻轻翻动
 大地的封面
 雪,悄悄将余白
 还给蓝天
 枝桠在暗处
 数着花苞
 等待一声鸟鸣
 来撞开春天

